

去看一朵花

□扬州 王传珍

去年底迟迟未下的一场大雪，终于落在农历的新年里。

我的视线穿过窗户随雪花飞舞，身体也仿佛轻盈起来。远处的荒地上落满了雪，土堆和荒草在雪的加持下呈现出起伏的线条，远远看去是一幅辽阔奇绝的北宋山川图，显得遥远、静谧、奇异。

要出门走走，才不辜负这场久等而至的大雪啊！想起附近那一株高大的茶花。草木凋零的冬天，一树花骨朵在彻骨寒气中含苞待放，总是让人精神振奋。

走在漫天的雪花中，我去看望一株老茶。

分明是冷，寒气让头脑清明，冷气涤荡胸腔；雪在飞舞，缠绕着腿和身体，除了偶尔汽车驶过，声音被大地吸收，只剩雪的静寂。路面湿湿的。到底立春了，地气隐含春意，雪化无声。路口的一棵乌桕树，红叶落尽，雪白的柿子点点丛丛着在枝头。

记得有一个雪后初晴日，因想念一树梅花，独自前往城外寻梅。记忆里的史公祠梅花岭上遍布梅花，岭下有亭有祠，梅花开时，一片鹅黄，香溢池水。到那之后却祠门紧

闭，从侧门走出身穿蓝衫的老人，大概是回答类似的问题太多，只一句：周一闭馆。就转身关门。无奈和梅花错过。沿着河边往前走，不远处是一座庙宇。冰雪开始消融，阳光下大殿静穆，雪水从高高的屋檐滴落，敲击石板，清亮悦耳，恍若玉石。一颗寻梅不遇的遗憾心，如此便在这天籁声中开出花来。

时间是虚掩的门，透过来渺渺光影。用一朵花在记忆里作记号，即使年华老去光阴似箭，也能找到来路。

茶树在U型道路的尽头。雪依旧不紧不慢地下着，轻如羽翼，在空中自在飞舞。不知不觉，手里的伞重了，我旋动伞柄，想让雪飞散出去，湿湿的雪粘在印着五月天《倔强》字眼的伞面上纹丝不动。竹子被大雪压得斜倚在路中间，侧身经过时，雪簌簌地白了襟袖。

天地一片白。熟悉的景色换了人间。雪越下越大，雪花渐欲迷人眼，雪中的嵇康抚琴像，衣袖生风，仰天长啸。泠泠七弦琴，一曲《广陵散》，漫漶千年雪，遮不住魏晋名士风华。

地面渐渐有了一排脚印。也许

有人和我一样惦记这大雪中的花树？

茶花依旧。肥厚的叶子在白雪映衬下青得发亮。饱满的蓓蕾紧紧地包裹着，守护心中关于春天的梦。

我想起一个叫辛夷坞的地方，群山环绕，泉水清幽，木芙蓉一树姹紫一树嫣红，山风吹过，纷纷扬扬，落红满涧。从唐朝来了一个人，写下她们美丽的身姿、云朵一样的色彩、自然而自由的本性。辛夷坞中辛夷花，从此不败人间。

我没去看花时，花不语；我来看花时，此花就在我心中。

和我雪中独自看花不同，当春天的油菜花开了，苏州文人沈复便约三五知己一起赏花饮酒。在“中国文学最可爱的女人”芸娘的慧心筹划下，租一只馄饨担子，来到苏州南园。他们在树荫下席垫团坐，先用铁叉固定砂罐，将它悬在灶上。煮茶赏花，暖酒热菜。暖风熏人，远处花黄柳绿，眼前青衫红袖，在座的“不饮自醉……各已陶然，或坐或卧，或歌或啸”。此情此景，让人不胜向往。

来日雪放晴，江南春已到。什么时候，我们一起看花去？

隔岸春天

□安徽铜陵 鲍安顺

隔河相望，对岸的山冈是村庄，四周树木环绕，常有鸟儿呼啦啦飞过，在蔚蓝色的天空下，掠过村庄。很多时候，我呆呆地站在河岸，在等待，也在期待。

童年时，我常常看着她，在河对岸嘻嘻哈哈地奔跑，像迎风摇曳的山楂树，来去无影无踪。稍稍长大，更多看她在河岸那头，浣洗衣裳，淘米洗菜，梳洗头发，笑声朗朗。我在河的这头，伸竿独钓，相望时能看到，她对我嫣然一笑。有时，我调皮地大声吆喝：对面的丫头，在洗什么呀？她的回答太有趣了：春天洗桃子，夏天洗黄瓜，冬天就洗调皮捣蛋的茄子。我乐呵呵地听着，也乐呵呵地反驳，春天只有桃花哪有桃子。

后来上学了，她竟然成了我的同学，真是出人意料。她年龄比我大六岁，上学如此推迟，不可想象。我记得刚上学时，学校没有课桌，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方凳子当桌，小板凳为座，高大的她，比所有人高出一截，非常显眼。后来，学校有了新课桌，我俩成了同桌。成了同桌的她，从不与我说话，那个年代，这是学校里普遍存在的特殊现象，男女有别。

当年，我十分顽劣，在桌子上划一条线，我占三分之二的桌面，不准她写字时“侵入”我的“领地”。她总是隐忍着，从不声张。更多时候，我偷偷抄她的作业，考试时也偷偷看她的答案。她从不回避，把作业和试卷，都摊开了让我看，让我抄。

芬芳满路

□无锡 张言奎

立春已有些日子，若细心体会，料峭晨风里多了一丝柔软，再由旭日中增了几分热烈，窗外的鸟鸣声也愈加婉转动听，欣欣然，春不知不觉已来到了身边。

放眼阳台那盆残破不堪的薄荷，任水分养料如何滋养，它总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，枝茎也挂着枯黄的叶子。然而，在明媚春光温煦的轻抚下，如今焕然一新，吐出了翠绿翠绿的新叶。

邻居吴阿姨在手机里嚷着让我去她的小菜园里拿菜，我心想：“才立春几天，冬寒尚未退去，菜地里居然有菜，不会是那一棵棵大白菜在菜地里足足站了一整个寒冬吧？”

待我赶到菜地，果真是一棵棵嫩绿的青菜齐刷刷地站立着，一旁的吴阿姨早已给我准备了一大袋子青菜。询问后才知，原来吴阿姨冬天就开始在室内培育幼苗，待过了年开春气温回升再将幼苗一棵棵栽入菜园中，而那一棵棵幼苗因得到了

近些年回家，我也常隔河眺望，偶尔一次看见她的身影。她看到我时，惊讶的目光有些呆滞，就像村庄那条弯曲的羊肠小道，延伸而来，在金灿灿的阳光洒射下，布满时光沧桑，风雨伤痕。我看她时，那当年的容颜，当年的稚气，当年的笑声朗朗，都已消失。我呆呆站着，看着对岸绿树，在阳光下闪闪烁烁，我在春天细碎的金色阳光里，感觉山冈笼罩的气氛令人窒息。

如今，过河已不需要渡船，有座公路桥，还有一条飞速而过的高铁穿河而过，从山冈的东南方，向前延伸，通向遥远的地方。村庄仍然端庄安详，在我模糊的视线里，一会隐没，一会出现。她看到我时，没有对我笑，就像看陌生人一样。我叫她名字，她也没有回头，身影寂寞地走进了村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上了初中，她没再上学，听说嫁人了。再后来听说，她为了追求爱情，与心上人结为连理。可是不久，那男人不幸过世，还给她留下了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子。如今，她的三个继子已经长大成人，老大成了小有名气的包工头；老二在城里开店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；老三已经大学毕业当上了教师。而她，仍然守在那座村庄里。

我伫立河岸，看几只鸭子正嘎嘎地叫着，在河上飘游、飞翔，给隔河两岸的宁静春天增添了几份喧闹；沿河两岸的柳树，抽出了柔枝条，像她曾经的长长秀发。

丑树

□南京 刘灭资

冬日，公园的小径上，走来一老一小。小的指着一棵矮树，说：“爷爷，这树无花无叶，光秃秃的，丑死了！”老的说：“你别看它现在丑。等到天冷了，雪下了，它就会开花，很美丽的花。”

梅花开了，枝枝香飘。小径上，走来一老一小。小的指着梅花旁的一棵矮树，说：“爷爷，这树无花无叶，还没有皮，光秃秃的，丑死了！”老的笑说着：“我们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。等到天暖了，日子长了，它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。”小的问：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老的说：“它现在叫无皮树，有人也叫它光棍树。实际上，它有一个好名字。等它开花了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此后，梅花谢了，茶花开了，春天到了，小径成了花径。各种花竞相开放，像赶趟儿，又像涌春潮儿。迎春花开了，一大波的黄；二月兰开了，满眼蓝色的涛。桃花

红，李花白，梨花一枝春带雨，到处是花的海，花的洋。一老一小“泛舟”花海春江“弄潮”，自己也成了花。只有丑树兀自独立着。

去年，我曾问过园艺师：“你为什么把它修剪得这么彻底啊？”园艺师说：“这树耐修剪。修剪得多，来年的花就开得多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树很有智慧呀，善于做减法。知道舍，然后有得。”他说：“你明年看。”

夏天，满眼的红换成满眼的绿。丑树的枝头长出了修长的条，嫩嫩的叶，之后就是紧紧挤在一起的花苞。晓来雨过，丑树开出了一树的花。就像汪曾祺写的那样，“那满树的花，挤在一起，密密的花蕾像赶趟儿似的，争相探出头来，在这片夏日绿色王国里，那浓郁的粉色的花瓣，格外绚烂和醒目。”

一老一小又来到树前，老的说：“你看，这花开得多好看。”小

的说：“美极了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花。”老的说：“这花叫紫薇。”小的说：“大名鼎鼎，原来就是它。”老的又说：“这树还有一个名字，痒痒树。你只要在它树干上挠几下，它的枝条就会颤动。不信，你就试试。”果然，小的一伸手，花枝便招展。

我认识紫薇只比小的要早一点。这要感谢园艺师，他教给我很多知识。他说，紫薇发新条，梅开旧枝间。紫薇年年剪，年年换新篇。老树着新花，要的是这味儿。他还对我说：“人无百日好，花有百日红。这花就是紫薇。紫薇花期长，它要开放整个夏天。好养，耐旱，抗寒。”

古代传说，紫薇是天上星宿下凡，星宿的名字叫紫薇。紫薇高照，是最美好的祝愿。

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树花，紫薇亦紫薇。

加不加辣椒？

□浙江浦江 朱耀照

世上有喜欢辣的，如四川、江西那边的人嗜辣如命。当然也有怕辣的，在某盘菜上一尝，舌头像被火燎了一下生疼后，筷子再也不碰一下。如是怕辣的与不怕辣的人在一起，又会怎样呢？

倩倩在江西长大，喜欢吃辣。就是怀孕了也不听医生忌辣的劝告。她的丈夫呢，本来不吃辣。但在她慢慢熏陶下，能吃上一点点辣。这样，两小口在饮食上渐趋一致，没有出现大的矛盾。后来，因照顾孩子，公公婆婆来到他们的家里。他们是从不吃辣的，矛盾就此激化。

先是婆婆掌厨，烧菜全部不放辣椒。头几天，倩倩只得将菜放在辣酱里蘸着吃。后来，实在熬不住了，她就跟丈夫说，是否让婆婆烧一个自己吃的辣菜。这样说了几

次，结果，端上来的依然没有一个她喜欢的辣菜。后来，她亲自跟婆婆说了。婆婆回应对，她见不得辣，闻不得辣，一见到辣的就恶心，一闻到辣的就流泪。倩倩在身体恢复后就自己掌厨。她烧了几个自己喜欢的辣菜。结果，公公婆婆以为儿媳在赶他们走，就回乡下走了。

无独有偶，泥水匠木，是沾不得一点辣的。到东家干活，他事前总要吩咐一声，菜好坏不论，就是不要放辣。一来二去，活干多了，熟悉他的东家们不待吩咐，就知道该如何招待了。

木有一个弟弟的儿子，三岁时随改嫁的母亲移居到邻县。他放心不下侄儿，每年都要到那里干活，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。看到侄儿，他就想到离世的弟弟，想到弟弟临

终的嘱咐。在他的关爱和照顾下，侄儿渐渐长大成人，有了房子，娶妻生子。

那天，木在侄儿家里干活。侄媳妇烧饭。她是喜欢辣的。第一餐可能是木没说，每一盘菜都放了辣椒。木眉头紧皱，管吃饭，不吃菜。吃完后，他要侄儿转告侄媳妇：他吃不惯辣的，希望能有不辣的菜。

到了吃晚饭时间，木满怀期待来到餐桌。问哪一盘是不辣的，侄媳妇笑着说，忘了，下次吧。可到了第二天，端出来的依然是辣的。木眼里闪着泪花。他想，侄儿成家了，不需要他了。从此，他很少来到这里。

“加不加辣？”每次进菜馆，服务员都不忘问一句。烧菜加不加辣椒，实际上是考验掌厨是否在乎同桌吃饭的人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1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